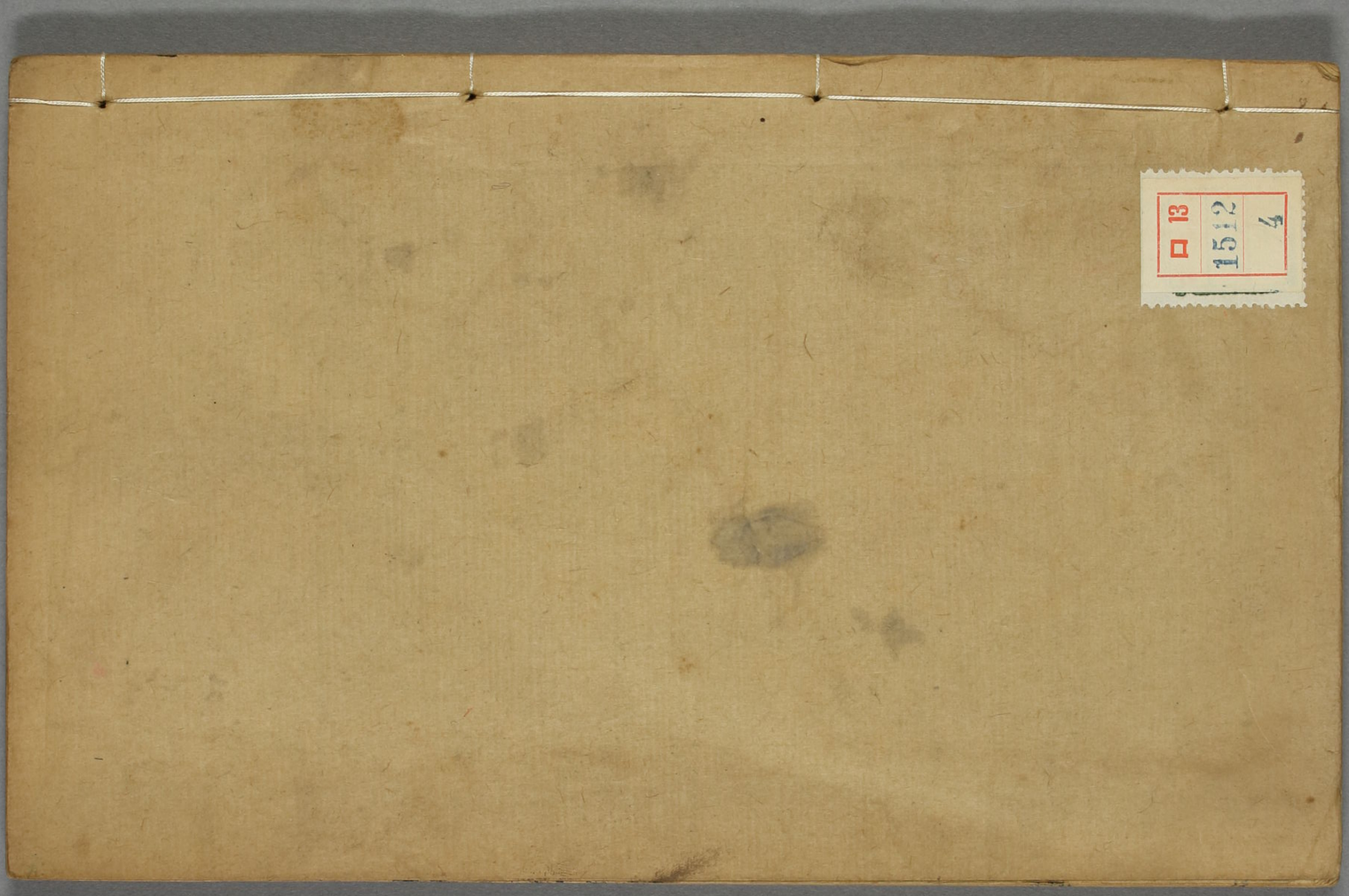
D 13
1512
4

1512
卷 4

繕性第九 此篇言人性本無爲而自然以後起之識自治則失其性以爲天下皆失其性此古之天下所以至一後世之天下所以惑亂也世既惑亂則無爲自然之道不在乎上矣然猶當在乎士也故士有存身之道焉何以存身正已而已正已則志無不得矣何謂得志無憂而已無憂則無爲自然而性復矣不然則猶未免失性於俗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筆乘繕修治也滑消亂也性非學不復而俗學徒益之蒙蔽耳俗對眞而言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此亦正指惠龍輩之多方而言○按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俗學俗思所以不可復初致明者以其役於知而本體之明因而不至於芒昧是以恬養知也若後起之知則自有生以來無所用之亦惟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使有知仍歸於無知所謂以知養恬也以恬養知猶言以無知存其本體之知以復其本體之無知○止其所不知養其所不知語

見齊物論大宗師宜參看○緒解俱欠分明
知知養悟是交相養也交相養則有知歸於無知亦無知而無不知本體湛然而中發爲和氣載乎理皆其性之所
舍者矣
天德和也道理也所謂道者卽性之理是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德之量無不容仁也道之行無不當理卽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義仁交盡其心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著誠去僞而樂其所由生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則有諸中發諸外而順乎自然之節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知與恬交相養則道德仁義忠信禮樂如有根而華實自茂如水有源而波瀾自遠無煩偏執之以求必行也若逐末忘本專求之禮樂而偏執以行則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參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古之
人無知無爲而常恬則將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是常在混芒之中也而惟一已恬則一世皆恬遂同得淡漠焉夫與一世俱安淡漠則陰陽鬼神四時萬物羣生無不恬矣人雖有知安所用之是乃所謂至一也當是之時豈有他術哉惟無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
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
心○句心與心識知○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無爲自然是以至一○德之盛也德下衰而有爲則順而不一矣又衰而有爲則安而不順矣世愈降

而德愈衰。則愈有爲。不揆治化之本源。而創興治化之末流。澆薄其淳厚之性。散亡其渾朴之質。道本率性而不離也。乃別有所謂善。以風示天下。使相馳逐。則去道愈遠矣。德本平易而無險也。乃別有所謂行。以驅率天下。唯恐失足。則德爲險途矣。道離德險而民已失其性。因并舍其性中所自有之道德。而逐於心所向慕之仁義。於是上之心與下之心俱非不識不知之心。而情識知覺紛紛不定矣。顧欲以定天下。烏可得乎。乃更從而附之以禮樂之文。益之以學習之博。有文而本質愈滅。有博而初心愈溺。民之惑亂至是始極矣。更何以反其性情。而復其淳朴之初乎。○舉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見前乎禹者已不足以定天下。而托於禹者自不足道矣。非眞貶抑帝王也。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哉。世亦何由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德之有養。悟之道。則世喪道矣。既非復淡漠之世。自無復有淳朴之世。則道又喪世矣。是交相喪也。又安望世道之復興哉。世道不興。則聖人雖遊於世俗。其德固已隱矣。不必遁跡山林也。蓋德已隱。故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不必隱遁山林。乃爲隱也。

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承上言古之隱者非必自隱其身而閉其言藏其智也。所值之時實大乖謬。則身不隱而德已隱也。然於其身究何所加損哉。當時命之窮。則返天下於至一。而不見有爲之迹。際時命之窮。則深寧其根極。以待氣數之自然。此所以世雖不興乎道而道自常存於其身也。根極者。淡漠無爲之性。猶木之有本根。天之有北極也。根以深而固。極以寧而尊。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又按墨惠莊原在處士橫議之列。故特提出古之隱士。與之對照。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句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此又因俗學以小知自是。而好辯以求勝。故卽以古隱士之存身者指出善性

與俗學相反處。以針對之。言能養恬而不以辯飾知。則止於所不知矣。故安於淡漠。而不以知窮天下。守其自得。而不以知窮德。危然安處於其所不爲。物累不逐。物遷自然。反其性而復其初。在已何所作爲哉。一有作爲。則雖有所知。皆小行也。適足爲道德之累耳。故曰。君子正已而已矣。豈有欲以辯勝人者哉。危樂全之謂得志。道不小行。則遊於坦途德不小行。德不小識。乃所以正已也。故曰。君子正已而已矣。豈有欲以辯勝人者哉。危然俶儻。高寄靜正之象。樂全之謂得志。道不小行。則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則塊然大通獨夷其心。毫無缺憾。樂之全古之所者也。而志之無不得可知矣。○此句徹上起下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郭註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不足也。○按樂全故無不足。故無可益。無可益。則不待益。而志無不得矣。軒冕外物。狗與性命。其分物之來皆是偶然。故曰儻來。乃暫寄耳。來不可圉。去不可止。物自去來。得失之非我也。泊然自若。不覺寄之在已。其樂常全。視軒冕與窮約無彼此之異也。無憂而已。言無憂者其常不特無戚。亦無忻也。今寄

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郭云。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盜外而虧內其倒置矣。○按倒置之民與。起處蔽蒙之民相應。均之皆失性者也。皆迷惑於俗者也。○此篇上半篇言養恬之道在上則天下至一。不恬則天下之道者必不以小知自是。而好辯以求務其於儻來之外物毫無所動於中。不然。則蔽蒙之甚。且至於倒置。不可謂士矣。

秋水第十　此篇明因其自然。乃道之至大者以無以人滅天句爲主。首借河海爲喻。見五帝三王之道。猶其小者。而道之大者。不在形器。非可言詮。難得其倪。似無可爲矣。而惟無爲則以人合天。乃所以反其眞。而爲道之大宗也。河伯海若。反覆問答。歸宿在此。次引夔蚿蛇風明心之所以神。在自然而無爲也。畏匡亦順其自然而化。暴公孫龍則不順自然。而以辯求勝。知同井蛙。莊子惟任自然。故不爲曾勸。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即境逍遙與遊。魚同自得之趣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雨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口義涇濁也。非涇渭之涇。不辯牛馬。水大岸遠。故見物模糊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洋海神名。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

之難窮也吾非至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按殆矣連下句讀言幾乎終身不悟長貽笑於大方家也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蟪蛄不知春秋之類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曲士明指施龍輩比之井蛙夏蟲痛斥小知在南華爲正旨在借作襯筆寓主於賓此引賓入主法更妙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呂注拘於墟則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按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以喻學聖而至于聖由聖而上之則有遊於一氣而包天包地神鬼神帝之理故出涯觀海乃可與語也○又按大理只一先天太極以對曲學小知而言故別之曰大理即內篇之大宗師是南華真諦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礨空小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萬而人不過萬物中之一物地之所載人民布於九州而食穀食之養以生藉舟車之載以通者率土皆人也則人又不過衆人中之一人五帝之所連口義以揖讓相連接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仁人如稷契皐陶之屬是也任士如伊尹呂望之屬是也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伯夷風高千古名也孔子刪述六經集羣聖之大成博也此其自多也不

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呂云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又在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此段言大之上更有其至大。雖帝王聖人尚未可自多也。況小知乎。河伯曰然則吾天天地而小毫未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鄰向今故遥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局量無窮廣狹不定也時世無止推遷不定也本分無常豐嗇不定也終始無故去來不定也大知者觀於或遠或近其容受原無定局故拔之以小而不見少拔之以大而不見多是知量之無窮也鄰切也今故猶今古也遥長也撥猶短也按證明今古見得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其推遷原無定軌故不以久之難待而生厭悶之心不以暫

之易過而生跂望之心是知時之無止也察於一盈一虛之分之無常也明乎適來者時適去者順無非坦途者故生不以爲悅死不以爲禍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夫無窮無止無常無故如此非大知者不能知也又可據所見之形而定其大小哉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人知識所及必不若所未及之多人有生以後必不若未生以前之久則知識有限閱歷無幾眇乎小矣而物之變態理之變化有不可限以方隅者是至大之域也以其至小窮其至大以者也○以上言人之知識有限者據所見以分大小則錯認大小毫末而大天地特據所見之形器而分其大小耳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小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小毫末而大天地仍非至大也非大知者烏能窮其至哉。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不可圍無窮際也信情實理也北海若曰夫自

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蟭螟楚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筆足達難顯之理夫精小之微也埒。哀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精者小之極埒者大之盛故惟小能見小。大乃見大。視之各有所便。此亦勢之有必然也夫精粗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大小異便固已相懸然曰精曰粗則粗固有粗之形精亦有精之形矣既圍於形則小非至小大亦豈得為至大乎若無形則數不能分非可意計矣不可圍則數不能窮非可名言矣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合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精粗意言之所不能盡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而不以仁恩自多。雖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事焉不

借人不多食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紀約分之至也陳祥道曰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多。疑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賤貪汙。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賤貪汙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佞諂佞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辯乎外。則凡精粗之在人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語此○按聞曰道人不聞以下數句諸註俱昧。陳氏之說亦未亮愚謂聞曰猶云故曰自述所聞也道人不聞者言有道之人。非聞道於他人。不可溯所由來也至德不得者德居其至。非有得於繼起。不可窮其所蘊也大人無已。即道遙遊所云至人無已。并無物我之分。不可尋其畛域也此則約精粗大小之分。至於絕無可分。乃超於形器之上。而周乎形器之外者也○此段言不落形器之道乃為大之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上言無形乃大之至然欲貴大而賤小究必有所見於大就大就小也既無形矣以爲在物之內而又若在物之外也以爲在物之外而又若在物之內也將何由而分貴賤之端倪又何由而得大小之端倪乎。蓋疑求大理於無形似無可據也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按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二句揭過另爲一頭下文五層則針對世俗之失而歷言之蓋無貴賤者乃眞大而可貴也又何必尋其倪乎。若拘滯於物如施龍輩乃就已見以自是而彼之貴賤爲貴賤于是乎以差觀之以功觀之以趣觀之貴賤亂而大小愈分辯不知以分貴賤大小愈混矣。挾小知以六觀之平看則似愈乖隔哉。以下數層須分清主從若以六觀之平看則似散漫囉語矣。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道者兩忘而化於境何有貴賤滯於物者乃以己爲貴而以彼爲賤耳不能自主。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意爲差等觀之意以爲大則大之無物不可作大觀也意以爲小則小之無物不可作小觀也如天地也而可視爲稊米毫末也而可視爲丘山則以意爲差等而參差不齊之數因可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既以意爲差等而別其大小則近誣而難通不得不曲通其窮而更以功用觀之意以爲有功則推言其有萬物無不可以有功也意以爲無功則推言其無萬物無不可沒其功也。如東方屬木主生西方屬金主殺本相反也而東作西成均有不可以相無者則以意推其功用而功過之分限亦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差觀以功觀皆不外以己之趨向觀之。己見爲然則然之萬物無不可以爲然也。己見爲非則非之萬物無不可以爲非也。如堯桀之相懸遠矣堯固自以爲然而非桀桀亦自以爲然而非堯則各以己之趨向而

操執之又可見矣世俗之堅辟自是妄以己意分貴賤有如此者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讓可以帝王而不知可以絕滅也是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有未達也猶天地陰陽本相對待而生乃謂有定之貴賤未可以爲常也上言偏執己見則有貴賤此言天下事本無一執爲常例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梁麗屋棟也一云車名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淮南子鴟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失○管見殊器異用殊技異能殊性異便不可以槩任也○按此以物理之不齊言之見貴賤大小之無常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師執己見以爲是也師治而無亂但知爭讓可以帝王而不知可以絕滅也是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有未達也猶天地陰陽本相對待而生乃謂有

天可以無地有陰可以無陽其說之不可明矣欲據所見而倪貴賤大小何以異是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必欲辯以求勝非失之愚則失之誣矣卽如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或禪或繼違天時而拂人心則爲篡弒之夫當天時而順人心則爲仁義之徒烏可預爲定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哉默默言不必多論乎論也門者得其門徑也家者得其門徑因而得所歸宿也言不可據所知而求貴賤大小之歸宿但當默默無言而已蓋能忘是非乃可悟大理也河伯以爲既無以辨貴賤大小之分則茫然不知所適從故又有下文之問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不知貴賤大小則於大理究認不眞何以別所當爲與不當爲者辭受趣舍究竟如何而可定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辨道衍廣平之地反之則陂復爲平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無拘而志與道大蹇毋自拘執爾志拘則與道大蹇而不

通。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施者出於人之賜。不拘多少。施則謝之。受者不可預定其數。貴賤之矣。難拘亦是也。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呂云當兩行而無執一。]嚴猶是也。無私德。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乎若國之有君。其無

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合參無拘無一則無方之德也。若君之無疆界。萬物皆在懷保之中。無私恩。神之無私祐。四方不辨其孰獨承翼者。則無方之謂矣。]無方者。視萬物因無不一。無不齊。又何必別其孰短孰長。而致物論之紛紜乎。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合參道本無終始。但物則有死生耳。不恃其成。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盈虛原無一定。不位其形。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遷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援而不跂。消息盈虛。循環迭運。終而復始。則大行矣。如是者。乃可以語大道之方。論

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集解]物無時而不生。無時而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既無定止。亦無定形。將何所執以必爲。又何所執以不爲乎。但與陰陽同其變化。四時同其運行。則固將自化。而入於無定止。不必外擇所至大。正不必預定其趨也。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則河伯以爲乃爲可貴。今既不能別其爲不爲。則道不足據矣。何貴於道。不知無爲而化。即道之至大而可貴者也。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不知道之可貴。何不觀於知道者乎。其人而果知道也。則必達於盈虛消息之理。達於理。則必明乎進退存亡之權。明於權。則凡物自然而不至。至德者火弗逐。物喪已。一切在外之物。自不能爲己害。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體道之至。則爲至德不以物害已。而物莫能害。極之水火寒暑。禽獸。俱不能傷此非故以身薄之而嘗其害也。能審乎安危。而知數之不

可逃。安於禍福而不橫乎命之所定。謹於去就而不爲境遇之所亂。不以害爲害故物莫之能害也。此卽居易俟命道理但說得神奇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德蹢躅 鄭蹢躅 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冒見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按天在內人在外則天人合一矣。故云德在乎天知天人之合一。則本乎天者卽得於人。如安於其位焉任其足之周旋身之舒卷無不反而握其要。可以語其極矣。蹢躅見易姤卦程傳跳躑也。蠋文不行也。大抵徘徊進退之意。要極卽所謂道極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絡首穿鼻但因其自然。所謂天內人外也。故凡事皆當因其固然。無以人而滅天若有心而故爲之。則失其性命之情役於名而以身殉之。則喪其固有之德。不以故滅命不以得殉名乃所以全天也。天者眞也。反其眞而與先天同體。既有大於此者哉無爲也而無不爲。又何必滯於形器而分其貴賤大小哉。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憐羨也。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以足爲用者少足不如多足之捷故蚿憐蚿然蛇猶以形用風則無形而自行故蛇足之捷故蚿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以行而至目則不行而自至故風憐目目力之所及必當前已呈其形心則不行而白至故目憐心則神之所運不待彼此相對而可以無所不到故目憐心是用之至神者莫如心也奇思精論妙喻。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跿踔 跿踔跛者行貌。無而行予無如矣如言運掉之難也。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何其便也。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天機所動莫知其所以然不可變易自不用足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有形可舉似。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
勝我鯈秋　我亦勝　舊註鯈亦作蹈踐也莊子故云物爲
指所挾足所踐則風不吹使去○按
指者引之於前如　乘之以行如座烟　因風而起却先風而飛是也　鯈者　雖然夫
折大木蜚　飛大　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呂云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目
能制萬物之大勝　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
斯小不勝也然乘　得則天下莫不逍　至風而止不及心
萬物無不各得也固可意會不可言詮
無爲而神無不照　矣故但結一句曰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而所謂反其真
者可想更不必拘　於形器而區區然計夫貴賤大小之分
如方術之挾小知　設影反照入江不必并將心
而好辯以求小勝亦明矣正妙在空中
目一一疏釋作印板文字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桀紂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
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也　此皆小勝之屬也　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此大勝之屬也　由處
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
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司馬註宋當作衛匡衛邑也○陳碧虛云孔子遊匡衛人圍之所謂
指蹈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也○按安其自然不以大難動心便是大勝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趙人當時辯士南華正爲龍與惠施下砭　龍少學先生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賢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然異之不知論之不及窺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諗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

埳 坎

鼃 蛙

幹 井欄也

甃 井壁

跗 持頤水浸於腋而頤出水面也沒足滅跗泥沒其足而滅其跗也言水泥足供游泳還周旋也虷科斗蟹科斗中赤蟲也蠙蛙若蛙

縶 縛

之海曰 告蛙以海之大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頃久猶云久暫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是非究竟原無是非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舊註商蚷馬蚿也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呂註跐蹈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天也太極之上也無南北三句會乎冲和出於神也無東西三句所不能致言之所不能論也○神而遂於明也此意之義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元冥言在無

蚷 馬蚿

跐 蹈

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天下篇云。一察之士。又云辯者之徒。龍正其人也。故云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壽陵邑名。邯鄲趙國都。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未能國中之能。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亡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已呿口開也。按此頗似河海之喻而文較淺易有以是在大宗大理上其辯自極精邃但既發透後自家作一得意之筆。日此眞足令若輩折服。亦辯理所必有也。若平板論用扮演法說出既以自怡悅又恰好提醒大衆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焉濮水。陳地。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此不甚經意之筆。然亦別具韻致。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鳳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即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鵷雛副墨嚇怒其聲。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副墨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爲恐其奪己食也

妙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副墨。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從知魚之樂。即。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我與子同類。猶以爾我之隔而不相知。況子與魚異類。則子之於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副墨。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則子初云。女安知魚之樂者。本知吾之已知之。而猶問我者。欲得我所以知魚之故耳。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至樂第十一

此篇言至樂在於無爲。而世俗所樂之皆累也。故鼓盆可歌。生髑髏無惡。且有視死如南面王貴壽善。皆身之累也。不寧唯是。有生之樂者矣。顏子之齊而孔子憂恐其有爲而不適於物也。若徐達而福持則人已俱樂矣。要而言之。人之所以不能無爲者。犬鄙由悅生惡死之情。不能盡除耳。豈知生死不過出入於機。未嘗生也。未嘗死也。又何必紛紛多事。不能任化無爲。致多不樂乎。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者適所以自苦。以爲活身者適足以殘生。故開首之所樂者適所以自苦。以爲活身者適足以殘生。故開首作爲何所據守。何所趨避。何所去就。何所好惡而可以得之乎。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

愚哉天下之所樂惡者如是。無非爲形體計耳。而不知夫其爲形計也亦愚矣。愚字呼起下文乃申言之。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疎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即誠不善耶。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蹲循蹲下而順之也。曰義作逡巡。○富者苦身積財。則非樂也。貴者日夜思慮。則非樂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則非樂也。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也。貴者日夜思慮。則非可以活身也。非可以活身也。壽者多享一日。則多憂一日。則非樂也。完竟死不可逃。同歸於盡。非可活身也。烈士行義死名。善名善矣。而其身先死。則固非可以活身矣。卽其善亦未定之數也。不足以活身。豈誠善乎。足以活人。豈猶不善乎。此所以有諫不入。則勿爭之說也。如子胥以爭致殺身之禍。不爭則無以成忠臣之名。究非有兩全之善術也。勢處兩難。又何足樂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而羣趨。趨者。誾誾阬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要而言之。人之可以活身者。必有以得其至樂。而不知其果樂否耶。而自吾觀之。凡世俗之所爲。以爲可樂者。吾之數者也。又可執以爲至樂乎。○誾誾然視爲不容已。其實總無與於樂。不樂之即作硜硜堅確之意。亦較捷。○又按世俗之所樂。原卽所苦而自有道者觀之。則世俗之苦樂。皆非苦樂也。故云亦未之不樂。用意較前又深一層。漸漸引出正旨。

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欲求至樂。則吾以無爲爲誠樂矣。而無爲則舉一切富貴壽善皆空諸所有。自世俗觀之。不又以爲大苦乎。故曰至樂則無世俗之樂。猶之至譽則不爭一時之名也。二句不離跟頂。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

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是樂非樂至難定也而無爲則是兩全之也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雨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芒混茫也芴恍忽也職職繁緐貌○天地無爲而萬物化生化酵雖尋其迹而不可得求其象而不可見而萬物實因無爲而生殖故惟無爲之爲乃獨神也人能無爲豈不至樂而可以活身乎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舊註叩缶爲節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既老而身死也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按盆疑即冰槃蓋尸床也不然何不云叩缶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司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死者人之同歸還於造化如返於巨室也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於命故止也舊註命者天命之流行變化不息者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循本冥伯死人之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曾休息之處俄而柳生其左肘柳或云多癰腫故以爲瘍癘之喻固屬杜撰或云楊柳木也木非可生於肘者亦未協循本則云柩牆柳衣意想所致也按服虔曰東郡以廣轍車爲柳李奇曰大牛車爲柳鄧展曰喪車爲柳則循本近是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塵垢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循本支離叔既蹙蹙然驚動而惡之又問滑介叔亦惡之否介叔曰

子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循本化已死之人也觀死人之墓而死將及我人有死則我必有死又何惡焉○死生常理如晝之有夜是固天地之化流行之常也遊於化之中又何惡之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獨髏樓○髑髏髏顱也）髏然有形髐音嘹撥擊同白骨貌俊貪生失理縱生人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諸子所言謂子所問諸語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

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成作南面而王）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合參莊子之旨在超死生故齊死生今獨以世人貪生惡死之見牢不可破故以此言曉之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衣袋也綆井繩也）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觀於褚綆可知凡命之自天形之已定者一成不易而用各有適矣不可違其本量而損之益之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燬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突下一死字甚奇。然惑甚則心死是亦死也。況如下文所云海鳥而人養鳥則竟死矣。舊說以不得則惑人爲句以死爲被人罪殺。非是。更有妄瞽之徒竟謂此言無理。欲廢此段者尤可笑。且玆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壇司馬本作潭。水沙潭也。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合秦名於實各隨其情。而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投人所安。而無過施之義。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禍去而不危。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惟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副墨髑髏在蓬蒿之下。列子攓其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若知生者之有乎。生則有形。形則有變。有變則有知。有知則有憂。有憂則有樂。有樂則有哀。有哀則有惑。有惑則有愛。有愛則有貪。有貪則有施。有施則有失。有失則有得。有得則有喪。有喪則有怒。有怒則有攻。有攻則有死。有死則有生。有生則有形。有

則爲陵鳥。郎詩所謂茅菅。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按以下歷言化生之奇。見生本偶然。不足爲歡也。文勢如層波疊湧。萬變不竭。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爲食醯。鴝鳥足。亦草名。其根化爲蠐螬。而葉化爲胡蝶。胡蝶乃胥之別名也。盎草化爲蟲。質多蠕弱。又生田夫野妇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爲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鴝掇。鴝掇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爲食醯。斯彌。斯彌化爲食醯。蟣蠓也。喜酸而聚醯。故名。幹生乎食醯。黃軦。況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副墨。食醯生頤。幹蠸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副墨。幹蠸生瞀芮。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碧虛。羊奚。副墨。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青寧。竹根蟲也。○循本有老人會見一蟲。長五寸。後尙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卽青寧乎。青寧生程。程程生馬。馬人。副墨。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虎豹爲程。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歟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按出於機雖是生。入於機雖是死。然不曰生死。而曰出機入機者。大化之樞機。本運轉無窮。人人之生死。皆一機之所運。生未嘗生也。死未嘗死也。特出入於機耳。是萬物之所同也。

程程生馬。馬人。副墨。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虎豹爲程。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高狗。元人又反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歟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按出於機雖是生。入於機雖是死。然不曰生死。而曰出機入機者。大化之樞機。本運轉無窮。人人之生死。皆一機之所運。生未嘗生也。死未嘗死也。特出入於機耳。是萬物之所同也。

無可悅惡。何適而不樂哉。

達生第十二 此篇言善養生者必神完而與天爲一二句爲主閒尹之言明神全之不爲物傷也乃能全其生也以首段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二句爲主閒尹之言明神全之不爲物傷也

痀僂之喻言用志之不紛也操舟之喻言忘死生而神乃全也田開之見鬼神不定也望之似木雞神不擾也呂梁之遊水安於命者捽慶之爲鐻順其天者皆養神之道也東野之御力竭不止孫休之修昭乎若揭皆不善養神之過也若工倕之不以心稽至人之逍遥無事庶動以天而神乃完耳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郭象訂生之所無以爲者身外之物無所用之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之事知之所不能知也身外之物非與生俱來達生之木者忘之而無所營命表之事制之自天達命之原者安之而無所求故曰不務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富貴者奉養之物豈不有餘而奉養太過反足爲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則疾天隨之有不養者矣有生依形以立然形未死而元神已散亡者有之矣人之有生依守氣先亡者則行屍走肉耳生已亡矣○又

哀莫大於心死。若心中之生理已盡如牛馬而襟裾。是亦形不離而生亡者也。故不死之道亦有二。有純氣內守而薪盡火傳者。有正氣配天。而死之日正生之年者。眞人聖人。皆與天地同其悠久也。莊子言修眞。而未始不明於學聖。故能成眞。若學聖而絕不知修眞。正未易入聖矣。何也。澹漠無欲。卽出狂入聖之基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此其情也。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世人皆以養形爲可以存生。乃有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形不離而生已亡者。則養形果不足恃。雖不以存生矣。世之汲汲然務求物以養形者。豈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不可不爲。如衣食所需。必不可廢者。人卽欲不爲而不能免。於爲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心不爲物累而常平。心正氣平。則神定而完。彼世以養形爲生。此更有不養形而生者。是與彼更生也。更生則幾於存眞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設問起下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棄事棄養形之事也。而形因以不勞。遺生忘不離形之生也。而有生之精神因以不虧。此所以當棄之遺之也。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不勞則形全。不虧則精復。形全精復。神乃完全。神完者直與天爲一體矣。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何以與天爲一。蓋天地原萬物之大父母也。其合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人能形全精復。則天地一大乾坤。此身亦一小乾坤。如以天地之大。移之於一身之中矣。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爲一矣。而所以薄合之至。反以相天矣。蓋天能生人而不能使人之各完其天也。人能自完其天。豈不反有以相天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江適曰。至人不離於眞者也。此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按潛卽入水也。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知巧果敢之列江適曰純也者謂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者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與之爲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曲通其窮巧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按知巧果敢正對施施而言小知知也曲通其窮巧也堅執自是必欲求勝果敢也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江云貌象聲色皆謂之物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呂云先則未有物之先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隙物奚自入焉按所謂至乎先者雖與物同有貌象聲色而不離於形器者實不滯於形器直造乎冲漠無朕色相不形之初而止於混茫一氣未有所化之始是窮之而至乎最先者也與物之相去遠矣一切有形之物惡得而同其所止哉夫適當而不過者處乎不淫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藏於無端之紀也立乎自無之有之前周乎自有之無之後者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也語其性則一而無二也語其氣則養而沖全也語其德則通乎物之所造而與造化合其德也若是者其天既毫無闕憾其神亦絕無壅隙更有何物足以動於其中哉此所以入水如無水也入火如無火也登高如無高

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隙物奚自入焉按所謂至乎先者雖與物同有貌象聲色而不離於形器者實不滯於形器直造乎冲漠無朕色相不形之初而止於混茫一氣未有所化之始是窮之而至乎最先者也與物之相去遠矣一切有形之物惡得而同其所止哉夫適當而不過者處乎不淫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藏於無端之紀也立乎自無之有之前周乎自有之無之後者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也語其性則一而無二也語其氣則養而沖全也語其德則通乎物之所造而與造化合其德也若是者其天既毫無闕憾其神亦絕無壅隙更有何物足以動於其中哉此所以入水如無水也入火如無火也登高如無高也何懼焉何慄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遰物而不憯忧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江云於酒者以沉湎而忘其知耳非知而忘情者也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眞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況於墜車耶○按以其知養其所不知而不以人助天則其心志而天全矣即上文所云其守天全也聖人藏其神於已全

之天自非醉者所得
疑故物莫之能傷也

復讐者不折鍥干鍥鋙于將雖有忮心者不怨飄死是以天下
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郭註干將鍥鋙與讐
爲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也飄死之落雖復中
人人莫之怨者以其無情也○按聖人藏神於天則一切
付之無心不特物不能傷物亦不欲傷之也干鏌不折飄
死無怨人之情也所以聖人無心而物亦無忤雖平均天
下而兵刑皆措胥由此道也若有心勝物物必與之抗矣烏能無攻
物必與之抗矣烏能無攻戰殺戮之事乎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眞知覺欲惡不學而俱能者此在人之天也
開人之天去其情識也開天之天則造乎不形之先止於
無所化之始也開天之天即造乎不形之先止於大極而無思無爲者在天之天也不
有得矣故曰德生開人則能全其神而保其生是於此生爲
生爲大害矣故曰賊生方子及曰德生謂天德出竅賊生
謂六賊相攘故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此說得之其餘諸解皆謬民幾乎以其眞者言民能不厭

天不忽人雖未能如至人之與
混芒合一亦可幾於全其眞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拾之也痀僂
曲背人也以竿黏蟬曰承拾手拾也集解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言天然之巧乎抑有學習
之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
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九之爲物易轉累九
於竿稍而不墜則身定手審志一故也五六月先時而習
之也累丸二則失蜩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則失愈少矣
累五則無所復失集解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橛株斷樹也身若橛株之拘臂
若槁木之枝形有定也萬物不易志專一也形神
專注何致有失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疑本作凝焦云以下文照之當作疑
從東坡更定○江遹云志分則神耗

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按觀於承蜩之道可知學貴靜專眞可提醒一切在南華。則以爲達生之情者証也。夫以全神注於高飛之物。猶無不得不可以全神守其天眞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而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何謂也。游浮水面也。沒泅入水中也。數能往往能操舟也。若善沒水則無不能矣。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忘水之能溺人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沒人非特忘水抑且忘舟。視淵若陵。視舟覆猶車之卻退於坂。覆卻之舟車雖舉目皆然而毫不介意。不以入於神明之舍所以無不暇豫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

拙。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瓦不足惜。故盡其巧。鉤重於瓦。故恐其負而有憚心。至以金注。則愈恐其負。而瞀昧矣。其巧本一。而矜惜之意太過。則其視外物重。則內失其巧矣。凡事類然。豈惟注哉。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視腎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視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扳籌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范無隱曰。扳讀如拂。○循本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舊註高門大家也。懸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閭行閭小戶也。走奔競也。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養其內則入而藏養其外則出而陽皆有心爲之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極可稱至人也合參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畏途知戒以其能殺人也乃嗜慾在飲食居室之間而一出其途有不僅於十殺一人者其可畏更甚也而反不知戒不亦過乎衽席說文寢也

宗人亥端以臨牢筴栖說文筴馬箠也端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慘慘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翹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巍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滕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乎爲巍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巍哉以世爲之累也故所以載柩聚僂當作叢輬書輬車叢僂言聚木蓋棺而設柳翣當作翣方氏云叢聚也飾棺牙所云設者何言愛身不若愛巍然不可解詰之使自思也○按異巍之爲巍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於巍者何也呂云爲巍謀則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誅熙詒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滈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忘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忿滈鬱結也氣而不聚若不能平之使復反其舍則氣不足以周流於一身結而浮於上則神躁而善忘結於心胸之中則神昏而善有鬱結則神散忘結於心胸之中則神昏而善恍忽之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舊註

泥水汚也竈有髭灶神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舊註煩壞糞掃之餘積雷霆鬼名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蛙黿龍躍之舊註陪阿狀如小兒長四尺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鮭黿赤駁蛙蚌也西北方之下者則洟逸陽處之舊註洟陽豹頭馬尾水有罔象罔象狀如小兒黑耳長臂邱有峚璞○峚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夔狀如鼓野有彷徨如蛇兩頭而文五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聽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管見桓公因疑而致病告放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去妄存眞則起滅不由彼也告敖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眞明達之言也破其疑而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亦其類也

紀渻省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可矣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張湛曰無實而自矜氣則凌未見雞而求敵者是則能無懼而已豈能必勝哉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江適曰猶應嚮景則能不恃其氣頓影之所向則應之嚮而應之猶易動也○按逐於影嚮而應之也有敵者至影嚮而應之猶易動也○按逐於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江云疾視則神不寧盛氣則必不平雖不與之鬬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耳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江云雞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陳而鳴我不聞其聲與搞木無異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而服若老聃之降胡洛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降宮於禽內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便朱雀常飢翱翔八表唯利

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孔子觀於呂梁（舊註石絕水曰梁馬云呂不韋曰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呂梁蓋與龍門附近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人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並流傍流而救之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臍）俱入與汨（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舊說齊水漩入處也汨水滾出處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曾見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入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俱

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段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焉人亦無害之者矣

梓慶削木爲鐻（鐘鼓之柎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疑獨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鋙鋙木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爲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而

不强求之。推已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按觀天性木性宜於鏤者形軀至不形肖乎鏤者成見
鏤心目中宛然
有現成之鏤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
弗過也中規中繩。如組織文繡管見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證文弗過之義使之鉤百而反
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少焉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碧虛力竭而策御不已使馬者之過
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如何也
○呂註稷之御馬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
則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亦無成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舊註蓋猶過也但以手旋指與物化而
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呂註手指與物之相得若
而後合乎方圓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按不以心稽則神
閑而靜一則無拘滯故曰一而不桎不倕則適矣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
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按忘足忘腰二句是借屨帶之適
而系於腰則爲足腰所役而屨帶勞矣若隨所處而安之
若素履於足而不知有足系於腰而不知在腰豈非屨帶
之適乎心而知有是非豈非心之適乎既忘是非則不以是非
有是非而忘是非而倒從於外不惟無事之時常
而變動其內亦不因是非而變動其內亦如無事而常適矣舊註以不外從事
適即當有事之會亦如之
爲句則會字難通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始之猶自知其適久
之則不自知其適而亦未嘗有所不適者則入於化而無
往不適矣是忘適之適也不以心稽而靈臺不桎心忘是
非而無往不適斯
眞克全其天者哉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詫怪而問之也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言無所謂不修不勇者然而田原不遇歲耕
逢年事君不遇世仕不逢時宦擯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

哉休惡鳥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乎至人之自行邪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
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乎而不宰合黎忘其肝胆則內虛
爲之事迹非眞性者塵垢也彷徨乎塵垢之外而行住
坐臥皆非無事之業無爲之爲不自知其爲也又安見有
修勇之可恃乎無長之長不自知其長也又何必遭遇之
必自己宰之乎時解闘長有其德而不自主宰於理欠順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飾知以驚人之愚自修以明人之汚欲揭日月而獨昭則自恃之心勝而自宰之私甚矣汝得全而形
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躄而比於人數亦幸矣
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謂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体來吾告以
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言是邪先生之言非邪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
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
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
之鳥乃始悲憂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
平陸而已矣委蛇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平陸而已矣言當置之平原曠野不宜逐之朝廟也
今休欵欵啓寡聞之民也欵小竅也啓開也欵啓言小見
道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
彼又惡能無驚乎哉王氏新傳云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
鳥以太牢九韶耳安能知之非至人而語以全生之道是養
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之所爲則反之者也
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海鳥
之說云○按南華揭明太宗發揮大理所以曉示一曲之

土。小知之徒也。此處海鳥之喻用意尤爲微妙。蓋既不忍不言以破其惑又恐其大愚不靈。終身不解。則是以黃鐘大呂之音。陳於聾盲野禽之前也。辜負至言。又殊可惜矣。良師授徒於指示無隱之後。每有此餘慮。若曉喻冥頑。亦復傾吐無遺。尤當有此仰天之嘆也。讀此段。須識此意。始覺神味不盡。○鼷小鼠俗名香口鼠。以其嚙人畜而不痛。即此鷦音晏。小鳥。

山木第十三

此篇言處世之道與內篇人間世互相發。首段言人欲全性命而終天年。當棄道德而浮游。材不材皆非道之得者也。宜除形洗心。北宮奢言去術復朴。太公任言削迹捐勢。子桑戶言緣形率情。莊子言安貧不憊。皆全生之道也。若孔子所言人與天一。則晏然體逝矣。是全生之至者也。下此則遊栗林而知人俗之當從。其俗。觀貴妄而知自賢之反爲不賢。其於全生遠害之道。亦有悟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奚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賢者多以材累。愚不肖者。亦每以不材死。不材又不可必免矣。今將擇於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似可以無患。而要非道之至也。故雖巧爲趨避之計。已不免於畏死。所生之累矣。豈萬全之道乎。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夫材不材。均無以超出於萬物之上。而脫然於世途禍福之外。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也者。有時而不材。則一蛇也。盈虛消息。與時俱化。不特不專於爲材。不專於爲不材。并非執中而立於材不材之間可升而在上。亦可潛而在下。但以德之和爲劑量而已。所謂乘道德者如此。是其所遊者。豈與萬物同囿於塵寰哉。直浮遊於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萬物之所自生也。既遊於萬物之祖。則可以主張萬物。而不與萬物同爲一物。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遊於道德之祖。則不超出庶物。邁越人倫也。若與萬物同其情。欲與人倫同其傳習。則不然矣。有合必有離。有成斯有毀。廉則必挫。尊則見議。爲則有虧。賢則人忌。而謀之。不肖則人輕而欺之。人情惡滿。夫孰是豈處於材不材之間。遂可必免乎。非乘道德而浮遊。不可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者。楚人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句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句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與人相遠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刻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刻形忘身去皮忘國洗心以去欲離人丌天故爲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南越之邑非眞有其地蓋虛立地名爲無人之野作影子故美之名曰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寡欲則無自私其皮之心作也與不求報不知其爲已之所有而不藏不虞人之奪之也而不見爲人之所受而當報之也有取乎於是乎有義以制之不知有取乎於是乎有交際又何知義之所適乎有交際於是乎有禮以行之不知有禮之所將乎率意以行似猖狂而無規矩而絶去町畦乃自然而履乎大方生可樂死可葬去來脩然復何患焉誠能刻形洒心真道輔而行朗造於建德之域矣何憂患之不除哉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之限無舟車余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形倨實碍而不靈也留居戀而不舍也外形骸則不馳而行矣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儔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涉江浮海遊於廣大無崖之域也由此愈道無有窮極矣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舊註既悟之後凡所資以悟道者祇爲餞送之具○按深造自得非他人所得與如送行者但能至崖而反而行者獨由有崖而遊於無崖直至於溟無窮際誰能測其所至哉故有人者累有於人者憂有人而有土則有爲國之累人見其德而奉之爲君也已自見有土而有人也則有保民之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猶云廣莫與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皆空虛無何有之鄉之意。方

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急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惼急也呼張歙呼使掉船迴避也○呂云虛船觸舟而不怒乘道德而浮游者其於世也亦若是而已矣○妙喻切理饜心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集解北宮奢衛大夫設架懸鐘也上下謂編鐘也三月而成言速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乘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本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無心之貌乘乎芒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強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傅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殷殷狀狀舊註殷殷狀狀舒遲貌似不能奮飛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引援而飛不獨飛也迫脇而棲不獨棲也進不居前退不居後常在其中也食不先嘗而必取其緒餘不與衆爭也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能害之也直本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自矜伐者必自敗其功名功雖成而必隳名雖成而必虧顧欲擅之誰能去之而還以與衆人者乎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道存於身而流布四海德得於己而大行天下則功名盛矣而不以功自居不以功名爲焉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以名自處如無功名焉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純純無間奇異也比于狂與猖狂妄行者同也削迹無有爲之迹捐勢不見得爲之勢也其不爲功名如此所以無責於人人不責之也從來至人不求聞達子何人亦不責之也從來至人不求聞達子何必以爲喜獨不能去功名而還與衆人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善哉以下皆孔子之言謂能如此則可無嚶兒暴之患也

孔子問於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貨財也赤子之值少於璧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赤子之爲累甚於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迫猶偪也是活字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郭註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

子無挹於前。不常在几席之前。而外貌形迹。而感孚以天也。異曰。桑虞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司馬彪曰。眞冷疑是其命二字之誤。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因也。謂因其自然也。率任也。謂任其天眞也。緣則不離。不勞不離。率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呂註緣則不離而合矣。率則不離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按緣何以不離。蓋因其自然。不求聲氣之合。無合自無離也。率何以不勞。蓋率其天眞。絕無利欲之稅。不擾自不勞也。不離不勞。則不求在外之文貌。而有待於形骸之修飾。夫在已之形骸。且不待其修飾。其於外焉之物。復何所待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王曰。義大布。粗布也。緳帶也。係履。履敝而以索穿之也。魏王曰。何先生之憊也。敗邪。憊病也。莊子曰。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猶云不遇時。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口義攬把也。蔓纏繞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疑獨。莊子以騰猿自喻。得柟梓豫章。猶君子得時處柘棘枳枸。猶遭昏主亂相。不得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口義不憊。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于猿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標）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口義槁木。凡也。槁枝。策也。齊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呂註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

按還目而窺猶云凝眸而諦聽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旧義廣已尊已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必至於哀傷　曰回無於張大。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　曰回無美益。富不淫也。謂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曰義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之時。不容不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曰義無受人益之來。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受天損矣。利達之奉。是人之所損也。能全不動念。則不心則不受人益矣。此中有難易之分。而人必兩無所受。則當曠觀於造化之流行。本無始之非卒。何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我與天地並生。人與天非有二也。如此則吾喪我矣。卽今之歌風者。亦不自知其果誰何也。又何知今之處困而歌者之可以自大可以致哀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莊子闕誤云江南古藏本物作孔。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筆乘。飢渴寒暑。窮困不通。是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

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與之偕往可也。○按凡爲人臣者。守臣之分。唯君所命。而不敢怨懟。規避。況天之所命。其可違乎。苟能與之偕逝。則損猶不損。卽不受天損矣。此但知守分者已能之。故易。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竇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烏莫知於鵙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甚矣其畏人也。而人間社稷存焉爾。始用四達。言初出而進用。卽無不通達也。爵祿並至而不窮。言有加無已也。此乃外來之利。益非己之所固有也。雖其得之亦有命焉。乃命之在外者非若性之在內也。非其有而取之。則盜也。竊鴟焉鵷鵷燕也。燕非不知之。鳥苟其目之所見而有不宜處者。則必不待瞻顧審視決然去之。雖墜落其口實。亦棄之而走。甚矣其畏人也。而顧往來於人之堂宇間者。以其有窠白也。猶人之有社稷。既在人間舍之卽身無所寄矣。故難去也。○此段諸註皆誤。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集說一氣相禪萬化不窮而不知誰爲之者見爲終而終復有始見爲始而始則有終究莫得其終始也但居造化之中正以待之而已死生先後何容以已意與哉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兩天也太極生陰陽天地一陰陽也人之身亦一陰陽也故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性指欲惡之性而言人與天本一只因有欲惡之性遂汨沒其天遇困窮則戚值利達則喜唯聖人晏然不爲情慾所動而與天同體故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逝而不息聖人體之亦逝而不戀來去脩然以終耳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樊名也樊山樊也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運寸目可回一寸也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子故感觸也顙邊經過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殷大也不逝飛不速也不覩視不審也蹇蹇躍步執彈而留之躩盤辟也盤旋曲折如不行之貌留駐足覩伺欲彈之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蟬安美蔭而不知螳螂之不覺而不知鵲之將啄已是忘其身也執翳執木葉以自翳也欲掩蟬可啄而利之而不知挾彈之爲己留雖有眞人逐而不能覩是喪其眞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郭註相爲利者恒相爲累有欲於二類相感也○按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物之能搏陸他物者即復有物焉以乘其後若相召然是以二類相召也○誶詈也虞人以莊子入其栗林原有相害之意見其反走故逐而詈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入室三月不出戶庭深思物理也三月司馬云當是三日也問甚言疎濶之甚猶云許久莊子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

淸淵呂註觀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而玄覽。卽淸淵矣。至人之於淸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自以爲迷者。明不可虛以遊世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何鵲而入於栗林則犯虞人之禁令矣。是見鵲而忘身也。鵲利螳螂。而目翼不靈。喪其眞矣。見鵲而忘眞。是此所以悟且愧而不庭也。

陽子名居。可馬云陽朱也。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恃其美。則弟見其矜伐之可厭。而不見其美之可愛矣。惡者自愧其惡。則弟見其謙約之可挹。而不見其惡之可

之可憎矣。此美者之所以賤。而惡者之所以貴也。夫美者以自美而失其美。惡者以自惡而忘其惡。然則行賢而不自賢者。又安往而不爲人所敬愛哉。○新傳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與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郭云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田子方第十四　此篇言存眞之妙。有不可以言傳者。見以辯求勝之陋也。頭鄒順子。正容而使人意消。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焉矣。孔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有不忘者存也。老聃遊心於物之初止可議其將耳。眞儒霸佐。畫史。皆有天眞存焉。不辭說也。臧丈人無爲而化。又何言哉。不射之射。必神全也。叔敖不以得失介意。眞人不以死生變已。凡君不以忘國喪其存。亦皆能存其眞者。豈若以辯求勝者之役役於外乎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名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乎。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而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眞人則虛緣而葆眞。凡人之淸則患其太察。眞人則淸而容物。物或無道。但正容以悟之。不待諄諄告語。而使人意消。不特改於事爲之際。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儻然神思彷彿之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曹註土梗土人也。按土梗猶言土木。謂如土木偶也。○呂云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顚。我今也。又顚。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而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此其微耶。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

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 撐 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瞠直視貌無器而民蹈乎前謂無名器而民舞蹈其前也〔呂註〕步也趨也馳也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後也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是以日徂按人之所以立於不朽而可與天地並存者唯此心之神靈精爽不昧不滅耳心一死則軀殼雖存固與鳥獸草木無異矣故哀莫大於心死而人身之死猶其次也日出於東而入於西日之升況以爲作息之常凡同生天地之間者孰不比方于日月之積乃有所成就矣若晉寧而若亡雖人也而無以異於萬物則其生其死止倚於形形亡則死形存則生也待形之存而乃生未有不化以待盡者也吾之所以異於萬物而汝見爲絕塵者蓋吾有眞君焉自受於天以成形雖卽依于形而存而與天地並生者實參萬歲而一成純形化而不與之俱化以待盡也故出作入息亦似與萬物同動而一氣永貞合日夜而無有間斷之隙天地無終亦與之爲無終所以薰然成形未嘗不依於形而存而其不與形俱化者雖深觀氣數稱爲知命之人亦不能逆規而預度其所終於前所謂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也吾是以與天地之化同其流行往者過來者續但日徂焉而不舍晝夜耳豈有他哉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慮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終身與汝卻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意交一臂而失之言我本非絕塵而奔而汝忽然相失若不能察是可哀已且女之所以未達一間者以汝特見我之可見者也盡於此矣而猶以有迹可見者求之是猶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雖市馬之處而非馬之常居馬過則唐肆爲虛矣爲汝吾之所以服汝使汝自以爲不及與汝之處非可以迹象求也雖然汝亦無患其不可知也吾雖忘乎故吾已不在乎言辯之迹而忘之中正自有不忘者存則至真是也知吾之至真卽在至忘之中則有以見其所不可見者矣循本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揚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皆此唐字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干慤　揭然似非人而見似非人也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慤不動貌眩視不的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司馬註口辟卷不開也

合參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競非遊於物之初心困而不能知口辟而不能言了可形容則止可議乎其將而已不涉意想不落言詮也既不可想像將者將就近之而非其至之謂

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陰肅肅而出乎天地氣上升也陽赫赫而發乎地天氣下降也陰陽交通二氣和合是生萬物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此太極既分已屬後天故云其將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陰陽實爲萬物之綱紀而形不可見也

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二氣循環消息盈虛晦明日月迭運遞遷歲功之成孰非陰陽之所爲而其功不可見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氣至而生氣返而死生有自萌死有由歸也始則有終終則有始相反而實相因溯之莫得其肇端究之莫知所窮極也非是也

且孰爲之宗向非此二氣之和滑布不息孰紀綱是孰運不顯其功不知所窮者是乃物之初也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非是則莫爲之宗則得是者天下之至美無過是焉生人之樂無若是焉得是冲和至美之氣則遊於生人至樂之天矣所謂至人者此也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冲和之氣至美得之即遊於至樂其得之之方則以能忘死生爲要能忘死生則其視死生也如晝夜之更代也雖有大變而不失其常無喜怒哀樂入於胸中哉夫萬物之死生存亡皆同遊於此天下中耳是天下者固萬物之所一也我得其所一而同焉又何必獨有生而無死乎此身猶塵垢也死生終始猶晝夜也無足以滑和者而得喪禍福更不足介意矣如爲人臣隸而膺爵祿之榮顯夫之所戀也乃棄之如塗泥焉則知身之貴於祿也若至美而可貴者誠在乎我雖歷死生之變而不失其大常且將歷萬化而未始知之極自無有足以爲患者所謂至樂也惟學道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說同脫言必有心修爲乃得至美也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汋挹取也水任人挹取自足以潤物至人之於德養生乃其才之自然非有作爲也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碧虛云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爲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雞瓿蒙也。託爲孔子自謙之辭見小知自是者。猶覆巾之醯雞也。

莊子見魯哀公莊子與哀公不同時而云相見。妙想。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句一作方。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其行詳緩而玦佩玉玦者。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意中止有一孔子耳。○呂註莊子每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聖知非至道之盡也。而其意實尊孔子之至。於此可見。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郭注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舊註儃儃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槃礴箕踞之狀。羸與裸同。按解衣蓋除去禮服也裸袒而見體也。○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集解其釣莫釣。謂直釣也。非持其釣有釣者非欲有所得也。託釣待時不以得失經意。但隱於釣以爲常耳。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

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屬之夫夫曰管見上夫字讀同大始皇刻石泰山文曰昔者寡人夢見御史夫夫蓋篆文夫與大相似耳而而良人黑色而頎髯乘駁馬而偏朱蹄一蹄偏赤也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焉幾民有瘳坤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六典八法率由無改未嘗徐特出一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壞植散羣管見范無隱云界如榆闕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散成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考樂毅士燕王書云薊邱之植植於淩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接於齊之汶水植篁以爲界也長官不成德民淳政簡無赫赫然獨威之功德齊解四斗口鍥鄰國共仰聲教信其不以庾斛來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六斛曰庾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不成德則同務也賢否雜陳則政務不一而德有鍥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諸侯服從而無獨成不成德則同務可知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郭云爲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退事遂而名去名去身退可以及天下矣一說有心及天下則非自然故朝聞夜遁亦通○按政及天下乃嘆丈人不更法不出令之妙用有如此也丈人以爲政及天下之言夜朝聞及天下之問非圖王業也蓋此時文王之政已及天下而猶知其本於無爲則猶未免有心故不應而辭而神人之無功聖人之無名可微會矣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制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必托諸夢以猶用術疑未爲天下至誠然用權而適合乎經此正聖人時措之宜唯文王能盡之非可刺議也彼一託於夢而大信諸大夫似臣父兄以安其爲曲循者幾何特斯須間耳必固執而不爲與尾生之信何異豈所語於聖人之妙用哉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
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郭註左手如拒。
右手如附枝。右于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而復沓前矢也范無隱云方矢猶方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郭云復寄杯水。非是。○江適云猶象人。以其無所懼也。卽而不改色之意。及其伏地而流汗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則面無人色矣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江適云射之射。所守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按射之射習於射而工於射。射之外無餘巧也。不射之射。而自神於射。射之先已純氣內守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妙繪絕險。背逡巡。背淵而却行也。退至三分其足已二分踏空。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倘有一分履於危石耳。揖。
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

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懼目之心爾於中也殆矣夫怵雨雅云惕慄也。謂眩也。○江適云伏地而流汗。以其心有矜也。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物而吾心自爲之害至人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循象人之常耳。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怵音瞬。驚懼目瞬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呂註鼻閒。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按齊物篇栩栩然蝶也。乃喜貌。此當是心平而氣和之意。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日義令尹

之貴。若在今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乎我則與今尹無預。故曰其在我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蹻蹻踽踽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按蹻踽四顧神閒無事。俯仰自得之意。與養生主同義

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口義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羲黃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間隔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按不悅生惡死則不生不死。不生不死。萬物而元氣不爲少減。盖非既以與人已愈有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舊註凡國名。按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知北遊第十五　堅白同異之辨非此篇所有而此篇皆發明絕棄聖知之意而此篇是者也故則竟以知與至道設爲兩人問答以破曉之可謂深切而昔明矣○大道在止於所不知無爲謂之不知答○至矣彼衣所云晦晦是不知也丞語辯以身非已有又何知焉老聃曰掊擊汝知乃是大得東郭子曰往來不知乃是大知無始曰本無可知故問答皆非也無有日無無○并不知亦不自知也捶鉤之假於不用以爲用○亦無知乃有知之意而孔子未有天地之論與無有將迎之遊見形而上者可知而不可知惟無知而心之所遊自廣甚矣知之當斷棄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邱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於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闗之上而覩狂屈焉以問無爲謂狂屈曰唉予知之言也問平狂屈以之言問狂屈曰唉予知

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無思無慮則不涉意想而心止於不知乃知之至也無處無服則不用持循而身擁若槁木乃安之至也無從無道則不待行習而遊於無何有乃無不得矣俱對一察自好而堅執必行者說彼指無爲謂與狂屈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知問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說見下文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知道而安之得之者必無爲無爲則不可名言有爲可言者必不能知道而安之得之故聖人之所行唯無言之教而已不言之教謂得諸意言之表前無所聞於師後不可以語其弟者也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所以無可言者凡意想之所可推則可得而致而道本不可致也凡踐履之所可及則可得而至而德原不可至也若仁務博愛則有待於作爲矣義主裁制則必有所虧損矣禮有防檢則不免於矯僞矣故有可據之德則無方之遺已失有兼愛之仁則無爲之德已失有閑檢之仁已失有裁制之義則博愛之仁已失有閑檢之禮則因應之宜已失蓋禮有規矩準繩雖燦然秩然而矯僞相習眞意愈漓是禮乃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爲道者必日減損所爲損之又損既去禮又去義又去仁以至於一無所爲而德全矣一無所爲也而無不爲今已爲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道於是乎在矣呂註今已爲物則已有知覺有運爲矣故難歸根也唯大人乎不亦難乎○根猶本也謂無知無爲之初也其唯大人乎呂註今已爲物則已有知覺有運爲矣故難歸根也唯大人有物則有知覺有運爲矣故難歸根也唯大人體合變化能化物而不物於物故歸根易耳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夫人之所以不能無知無爲而歸根者以其視生死

太重而不知死生之本一也生而必死死而復生其生非生也乃死之徒耳死非死也乃生之始耳生死循環孰能知其所紀極哉何以云生非生死非死邪蓋陰陽之氣聚則必散散則必聚一聚一散無非此氣人之生乃氣之聚而已人之死乃氣之散而已氣不以聚而始有不以散而遂無則生與死同爲一徒而已豈眞有人鬼之異類哉然則生不足悅無患其不生也死不足惡無患乎其果死也又何忠焉○朱子中庸章句云氣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神卽生之靈也鬼卽死之靈也氣至而生固稟此氣於天地而歸其本根耳由此思之齊彭殤而一死生正自有至理在不盡爲臆說也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故人之異視生死者猶萬物各具一太極其實統體一太極本無不一非有彼此貴賤之分也而人之所美者生則見爲神奇所惡者死則見爲臭腐究之臭腐神奇變化而無定局無庸過爲區別也可知無論死生無論萬物凡在天之下者皆通爲一氣耳聖人之所以貴一而死生無變於已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之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道在無爲而猶知其無爲則猶有心意矣非無之至也無爲謂之眞是也以其無爲而不自知其無爲也狂屈之近之也以其雖知無爲而欲言已忘之也今既言求道在於無爲則以知之故能言之也知其無爲則未能諸有皆空矣所以不近之也上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知字與此微別上以知道言此以知無爲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呂云天地無爲而無不備有大美也四時流行終始不忒者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按天地之化育有大美矣四時之順布有明法矣萬物各遂其生各若其性有成理矣而皆未嘗有言也此又承上不應不告而申言之見無爲而無不爲者初無所庸其言說觀於天地四時萬物而可証也聖

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聖人與天地並生而與萬物爲一雖美無不具亦原於天地之美而已理無不備亦條達萬物之理而已是故至人聖人之無所作爲正所謂體天地而合撰也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今彼劉得一本作合彼○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其妙合極神明也故曰神明至精今天地之至精與天地之化育既妙合而萬物並生各具形質死者死生者生方者方圓者圓紛紛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爲而無心成化以明所謂本根攷說文扁署也字从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則此所云扁然者言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如編戶然各安其居而不相害也自古以固存言生生不息貞久而未嘗或虛也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六合大矣而不能越於覆幬之外秋毫天下莫不沈浮小矣而皆待化工之陶鑄以成其形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

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猶言升沈往者過來者續如日月之升沈凡在天之下者莫不皆然而其盈虛消息亦猶今之日昔之日也其升沈日新也固歷之終身而未之或故矣盈陰陽四時之運行不待作爲而自然常得其序惛然不見其迹而其精自存油然不見其形而其用自神萬物並育於其中而不自知之謂本根復歸其根則人而天矣豈不然哉

是至無而有有可知而不知之爲眞是亦可悟矣

蓄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蓄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新傳正汝形無旁爾形也一汝

視。不見可欲也。無勞爾形則形全。不見可欲則精復。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無思無爲也。一汝度。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爲則反朴。不益不損則全純。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者。遊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爲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域也。瞳然。未有知之貌。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者。復歸於初也。此皆人道之要。故韜缺遽悟而心得之也。○方思善曰。無求其故。故對新而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爲陳迹。安可求之。不以故自持故字。亦同義。○按橋木死灰。無知之至也。無知之至。則復得其眞矣。是乃實知也。豈復執守於陳迹乎。媒媒則昧昧。昧昧晦晦。則有心如無心。無心安得有知。故無所用於謀度也。此超凡入聖之人。非尋常思議可到。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碧虛古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丞者官名也。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化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按郭子玄以委爲委積。似皆未安。考字書委在也。屬也。爲此文正解。然既以屬之人。則人得而有之矣。愚謂委當兼棄置之義。即孟子委而去之之委。言身與天所委置之和氣。性命在人。爲理之大順。而不外由委和而來。是天地委置之順理也。孫子之遞生。知蟬蛻之脫化。而要皆從委形而出。是天地委置之蛻也。生與性命載於身之前者也。子孫又生於身之後者也。則凡身之所有。皆非己之所有矣。故身之行動居處飲食。皆非己之所能自主。乃天地之強陽氣而已。人負陰爲血。抱陽爲氣。形者陰陽之所運也。若由形而生影。謂之強陽。以其無血氣而能運動也。天地之強陽氣。言此身猶天地間一影子也。左見寓言篇末罔兩問景一段。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晏閒無事也。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而同爾。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齋戒即下三句是非祭祀之齋也疏瀹心源澡雪精神非以求知正以捨擊其知使一切不知也捨擊其知乃可與語道矣嚮然道本冥然難以言傳也知天海無際不可窮極但言其崖之約畧可耳夫道之難言以道原超於形器之表而爲形器之根初無迹象之可求也天下之昭昭可見者就不由冥冥而生天下之有倫類者就不由無形而生即以人而論精神由道而生形骸又由精而生豈非生於冥冥無形矣然雖以形生或以胎生或以卵生似不盡生於冥冥無形矣然雖以形生而其來也無迹其去也無崖非有從入之門亦無居止之房但來去於虛空六合之內四通八達無適不可皇皇然無憂其迷昧暗塞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萬物之來往本四達皇皇如此而人顧不能脩然於來去者以徒知昭昭而止見其有形也若人而邀於此則墮其枝體而四枝無不強矣絕思慮而思慮無不達矣黜聰明而耳目無不聰明矣所用其心而心無所用其心而心無或勞矣無爲也而無不爲其應物自無方矣○邀遮也遮道而迎曰邀邀於此言所由者正當此四達皇皇之途而去來脩然也郭云人生而遇此道尚未的恂說文云信心也恂達言不患其不達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不勞而應無方此豈勉而致哉試觀天之高也地之廣也日月之行也萬物之昌也皆自然而然雖欲不然而不可得也此非天地日月萬物之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已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且自然而不得不然者豈惟天地日月四時爲然哉夫人則亦正有然者順其自然不尚博辯則知慧無所用聖人之絕棄慧知固已斷然無疑矣若夫益之無可益損之無可損者天真是也乃聖人之所保也保之則淵淵乎若海之汪洋莫測其津涯也巍巍乎如天之悠遠莫窺其終始也若此者豈有意於運量萬物哉物在彼而我運量之不匱猶有心於物也則君子之道尚如

彼其逐於外與我在此而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初非有心於物也此乃聖人之道所以無爲而無不爲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

人皆負陰抱陽以生而眞人則遊於混茫之一氣故非陰非陽陽雖同處天地之間直是姑且爲人而卽反於宗反宗卽德充符所云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大宗師所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也自本觀之生者暗醷意物也雖有壽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循本云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之生者如暗醷之物也禮記注云醷梅漿也暗久醞之也漿雖久暗能得幾時故凡人之辯博者皆須臾之說也何是何非哉果蓏裸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循本果蓏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礙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爲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爲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按調適也卽順其自然而應之而達德自立故云德也偶者處人倫之內如偶然相值卽偶然應之初非設以成心而達道自行故曰道也循本訓調和並偶似尚於章旨微隔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沛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袭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注然勃然油然漻沛然皆流利不滯之意出入卽至樂篇所云出於機入於機也化而生又化而死皆機之運轉而已而物以死爲哀人以死爲悲悅生惡死之情轇轕不解如弓囊於弢弢不弛衣囊於袭不舒不卷若解其天弢墮其天袭則出入紛紜死生宛轉有何滯礙乎其死也乃魂魄往而身從之正同歸於太虛耳果何足哀而何足悲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不形之形自無而之有也

形之不形自有而之無也此乃物之必然人之所共知者非如將至未至之事徒爲人之所務容有不然也然或不能捨擊厥知而較論於生死之間則庸衆之人也蓋道之至者兩忘俱化又何論焉若有較論則非其至矣凡物有形則可與相值有聲則可得而聞道本無形雖明見者不能遇之此辯之所以不若默其耳也夫不求之視聞而自得之於不覩不聞則與冲漠無朕者同命物之化矣所謂與道大適也豈不大得乎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郭注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甓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無不在可知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循本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

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肥瘠也司正司獲知飲射之禮而不知市物之價故豕之輕重須問之監市履則履豕之履謂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而愈比況之而肥瘠見矣喻言道者每下而比況之乃見道之無不在也○按循本援儀禮以解正獲二字甚確諸家莫及但於履狶似尚未的豕之肥瘠何必履之而始見乎疑履狶即市中之賣豬牙保也蓋言道無不在猶國家禮法所垂不特朝廷之飲射有之使正獲而下問之監市更下而問之牙保亦莫不有經法存焉均可以與正獲相況也不探其本而弟問其末亦何往而不在哉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副墨汝唯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按無乎逃物言道無物不在也故統而言之則曰周曰徧曰咸三者雖異其名其指則一也必期於一物則拘矣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窮徐訂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

馮憑閎宏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將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試與子一無所爲乎

豈不淡泊而寧靜乎冲漠而清虛乎調和而閒適乎寥遠

故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不逐於物無所往也故

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

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

而不知來知來而不知去皆爲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徬徨乎憑於閑曠之野入於

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矣大知猶言大道也對小知而

言故曰大知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終窮者如此○按閎高曠也馮高曠之野則於大知已優入其中矣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

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物物者

命物之化而主宰萬物者道是也道不滯於一物而無物非道故

曰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猶太極本無極不可執一物而

求而物物各具一太極又未嘗不即物而在也然所謂即

物而在者雖物有際也其實非可執迹象而求也不見其

際而已際矣雖際之而實不見其際矣所謂物際者也六字連下讀乃呼起下文之詞謂盈虛衰殺

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

爲積散非積散也副墨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謂盈

虛也衰殺也皆有迹象之可求者也彼

道則盈盈虛虛也而非盈虛衰衰殺殺也而非衰殺本本

末末也而非本末積積散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

蓋如此

故不測

洛誦之孫瞻之曰是其神之所至與造物者遊而不

知其所窮

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荷甘曰中參參戶而入循本參戶推開門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曝然杖聲天知予僻陋慢訑

移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夫

天指老龍吉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言我所發言多狂妄

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

所發我之狂言亦終於泯沒以死矣○按郭云起而悟夫

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如循本之說則其言是悲

悼之詞。似與笑意不合。葢道在不言。辨不如默也。死則靜默無言矣。有言皆狂也。死則狂言無所發矣。老龍吉以予之求諸言爲僻陋慢詆。故棄予而死。是正示予以無言也。予其已矣。從今以後。亦當不復發予之狂言以待其死矣。如此說。方與下文弇堪贊語相應。諸解固謬。循本亦未安。弇堪曰。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取則也。是天下之君子。無不體道之全者。更有何言辯之不忘乎。視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弇堪老龍而聞神農之言。乃稱之曰。夫道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焉而猶繫焉。今神農於道。固未得其大全。卽細如秋毫之末。尚萬分未居其一分而因老龍之死而無言。猶知藏其狂言。不發而待死。況於體道之全者。更有何言辯之不忘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所以然者。以道本無形無聲。無所容其言說。在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聲而謂之冥冥。亦似矣。而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所以一論道。而卽已非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因聞論道非道於是問之無窮而無爲。故知之既有知。則所知者固有可指數矣。如知道之可貴可賤。則以無常尊而無爲。知道之可約可散。則以無定在而無爲此所知之有可指數者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未始有始。則亦未始有終。無始與無窮異而同也。故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則與道猶爲二。故曰外。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之言。未竟泰清已悟。而嘆無窮之弗知。乃是眞知。無爲之知。乃非眞知。非無始孰能知不知之爲知乎。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道不可見。見而非。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原不可聞不可見不可言可聞可見可言。卽已非道矣天下有有形者卽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必無形之可見也知此則道本形而上者。不可見自不可名矣豈可言乎。

無始曰前無始曰於太清噗後再申前說也有問道而應此無始曰於蓋少歇而更進一解也。

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道不可問而問也。道無可應而應之是不知其無窮而欲以問窮之無內者與道爲二。問窮者與道相反以無內待問窮終無與於道矣外而無與於其內也。宗岌能葆合太初但能陟有形之高耳。豈能過於崑崙乎猶滯於形器之粗。豈能與混茫之一氣。同遊於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熟。

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卽知之別名也。有光曜則非無有矣。無有則全無光曜矣。故光曜問之而不得問也。由是而細想無有之狀貌。固窅然空然視不可得也。乃嘆此爲道之極至。人所不能至也。我能知其無有之見矣。而未能并無此無有之見也。既及見爲無有。卽仍有光曜矣。又何從造於全無所有哉。蓋必至此乃爲絕聖棄知之至。乃爲道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乎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卽知之別名也。有光曜則非無有矣。無有則全無光曜矣。故光曜問之而不得問也。由是而細想無有之狀貌。固窅然空然視不可得也。乃嘆此爲道之極至。人所不能至也。我能知其無有之見矣。而未能并無此無有之見也。既及見爲無有。卽仍有光曜矣。又何從造於全無所有哉。蓋必至此乃爲絕聖棄知之至。乃爲道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呂云無用無不用惟道爲然。○巧有不傳之妙。道有可循之法。有守謂有常守也自少至老屏絕一切專一於鉤乃精於捶鉤而得鉤之

利用是鉤之用以不紛於他物之用而長得其用也夫鉤一物之用耳猶以用志不紛而長得其用而況於無不用者乎無不用者道也道則萬物之所資矣豈惟一物之長得其用而已哉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曰吾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有天地則有形質可知若未有天地則似不可知矣然生兩儀者太極也未有天地只渾然一太極耳豈不可知且太極生兩儀就在兩儀生萬物就在萬物不特上古之世天地初分可即形下而知形上也即逓傳至今天地之永莫亦可即形下而知形上也故曰古猶今也再有佇聞之而昭然者以心之神明受之則覩其既有即可知其自無而之有也繼思之而昧然者以心之不神者求之則第見其既有之後自無從知其未有之前也豈知太極之眞在上古不爲遠在今日不爲近無古今也尋之莫知所始究之莫得所終無始終也其立乎未有天地之前而生生地正如人有祖可見若未生子孫必已生子孫方有子孫哉以此反詰使之不可謂有子孫而祖父已有形可見若未有天地而生天生地者則無形可以爲未應下文乃直就形下指出形上之理一本於無極全在無極以上描寫而不直露出無極字面倍覺神奇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再求問夫子反詰之言方屬思未對則又地殊不相應者不相應矣要知人生而以不神者求之似以未有子孫喻未有天地矣毋煩深思矣以子孫喻天地實未相應矣有形體固萬物中之一物也天地不外於形器則亦未始有形體固萬物中之一物也天地不外於形器則亦未始非物也故曰人惟萬物之靈又曰天地之爲物不貳非皆

以有形而同名爲物歟。但有形而下者。卽必有形而上者。立於無形之先而周乎有形之後。故以人而論。形而下者。有生有死。形上者。則不以形之死爲死。自無所謂生也。豈必待其死而後生。待其生而後死邪。蓋有合死生而皆爲一體者矣。以天地而論。天地既生。則有形而上者矣。豈有物之可名爲物矣。若先天地生。而生天生地者。非物也。萬物之出於機。而生生不息。不得先於天地之爲物也。亦猶形而上者之生天生地而有物也。而無已也。聖人之愛人。從容無爲。而不悖不愉。而可以長久無已者。亦正與太極同其含宏也。由此觀之。則未有天地。卽形而上者是也。何不可知哉。○此章自郭子玄呂吉甫註。俱未瑩。貼諸解更如夢讀。今若爲分析如此。庶有一說之可通耳。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無所將迎。則此心寂然復遊心於何所乎。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外物交於外也。內心存於內也。化者推移變遷也。古人於物之交於外者。任其推移變遷。而心之存於內者。無推移變遷。今之人則中無主。而惑於小知。外好辯而堅欲求勝矣。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外與物化者。卽內有眞宰。而一於不化者也。安得有或化或不化之分哉。任萬物之紛至沓來。而無所動於中。更安得有與物順而相靡。必至於與物相等而莫能相多耶。靡同摩。言漸摩變化。如物交物而化物也。多。猶尚也。言心與物同。無以相尚也。

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固大於宮室。言世遞降。而所遊亦遞狹也。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鑒。齊也。而況今之人乎。循本。儒墨家原以是非辯論相鑒。卽甚於相靡矣。下文傷字。原以是非相鑒。齊也。而況今之人乎。相鑒則甚於相靡矣。○按君子之人。卽古之帝王聖賢。其德化禮義。固非若儒墨之拘於墟也。而儒墨竊其形似。據一察以自聖。則若爲儒墨者師矣。而其弊至以是非相鑒。況今之樂楊墨而與之相應者乎。○此段以孔子重言而並斥儒墨。非以孔子與墨翟並言也。聖人處物而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

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呂註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將迎而休乎天鈞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無所將迎也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呂註世人爲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然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所寄如逆旅耳○按世人之所遊不廣止則其身於山林皐壤之間雖置身於山林皐壤之間似乎閒曠而外物得入其舍則哀樂相尋攖而不寧不已傷乎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呂註知所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則爲物役物也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呂註知所不遇而不知豈無言至爲無爲故大知不知若僅齊於知之所知則其爲知也亦淺矣何也有知已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而其心之所遊不已拘於虛乎○齊知之所知在本段爲所遊之俠在通篇則以証知之所以當掊擊而去之也○合之外篇十五言至言無言至爲無爲至知無知三句已括其旨結一篇前結十五篇矣